

苏联
“无产阶级文化派”
论争资料

郑 异 凡 编 译

K512.5/6

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 论争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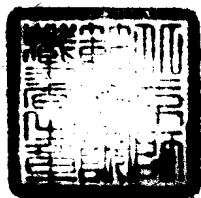
郑 异 凡 编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4210

人 民 出 版 社



794210

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

郑 异 凡 编 译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67,000 字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书号 11001·423 定价 1.10 元

编译者前言

十月革命后，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在苏维埃俄国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论争。这场论争是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引起的。

无产阶级文化派有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其全名为“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它成立于1917年10月，十月革命前夕。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广大工人群众迫切需要科学文化，协会在组织上急剧增长，迅速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四十万人之众，直接参加协会所属各种工作室活动的达八万人。它们拥有《无产阶级文化》（莫斯科）、《未来》（彼得格勒）、《熔炉》等十五种杂志。它在全国有一个完整的协会网，在各大城市和各省都设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1920年约达一百个），其领导机关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全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下设戏剧艺术部、文学出版部、科学部、俱乐部部等，有各种活动场所如“中央舞台”、“第一工人剧院”、戏剧工作室、造型艺术工作室、俱乐部等等。1920年8月，还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如英、德、捷）也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切对开展工人群众的文化艺术活动，无疑起过良好的促进作用。

协会成立时规定其目标为用知识去武装工人阶级，指出

必须掌握过去和现在的全部文化财富，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合作，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它当时强调协会的“独立性”，就离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国民教育部而独立这点而论，也还说得过去。但是，这里已经包含有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的错误成分。

在大批工人加入协会的同时，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原前进派分子（其第一任主席列别捷夫—波梁斯基，领导人之一费·伊·加里宁等是原前进派分子）以及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涌进了协会，他们改变了协会的领导权，改变了协会的方针路线，用马赫主义、波格丹诺夫主义把协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引向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1918年9月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会议决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决议放弃对工人的教育任务，而片面强调协会的专门“创作”任务，提出要为其建立特殊的工作条件，“以便能够充分地进行严格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创作”。可以说，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基本观点已经形成。从这以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在他们的各种杂志和专著中发表了大量杜撰“无产阶级文化”的言论，在文化战线上推行宗派主义、虚无主义政策。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列宁是爱护的、支持的，他给协会的代表会议发贺信，参加协会组织的文艺晚会，观看工人演出的节目，发表讲话，竭力把它引上正道。列宁向他们强调艺术的巨大组织和教育作用，希望他们克服缺点，使自己的工作同政治斗争任务联系在一起，帮助群众掌握文化，提高觉悟，培养和提拔工人通过苏

维埃去管理国家。但是由于国内战争，列宁和俄共没有可能花较多的精力去抓文化工作，纠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错误方针。直到1920年秋，国内战争行将结束之际，才有可能着手从组织上、思想上去整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

为了从组织上整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0年下半年，列宁对协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写便条给副教育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询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法律地位、作用、领导核心、财务等情况。在接到回信后，又在信中所说的“它是一个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监督下工作……的自治组织”一语的“监督下”下面划了三条着重线，在旁边批道：“怎样实现？”

列宁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协会成立之后不久，其领导人就力图使之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把协会变成与党并行的文化组织。1919年1月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大纲》中明文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正如工人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一样。”

本来按照1917年11月9（22）日的法令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即后来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思想领导和物质帮助的条件下实行自治。但协会实际上只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物质帮助，而拒绝其思想领导。协会的理论家们辩解说，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组成的不同成分的政治联盟，而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专政。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创作事业置于农民、军队、小市民的思想代表

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是对工人阶级的“文化自决权的否定”。波格丹诺夫宣称,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不过是士兵党”,这样的党对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建设来说,“就其本性而言是不中用的”。文化建设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来领导。

由于协会领导人的这种分立主义倾向,在协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关系问题上不断发生争论。例如,1919年3—5月间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处的代表米兹凯维奇就多次在会议和报刊上提出协会并入国民教育处的问题,他认为两者的目标和任务是相同的,协会离苏维埃而“独立”工作,只会造成力量和资金的非生产性浪费,带来不必要的摩擦,瓦解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工作。他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安东诺夫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讨伐》为题发表文章说,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为包括不同阶级的全体居民服务的,而无产阶级需要只为它一个阶级服务的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艺术的实验室”。这是颇为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论调。这个问题还多次在莫斯科组织内讨论,最后俄共莫斯科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合并“目前是不适当的”而作罢。但是问题并未解决。

1920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列宁指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到大会去讲话,明确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把自己看作是后者的一個机构。但是10月8日《消息报》报道的卢的讲话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反而强调“应当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特殊地位,完全自治”,把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划归协会掌管。列宁看到这个报道后,当即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

中指出，这个讲话跟昨天“同他约定的正相反”，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由中央为代表大会另行起草一个决议草案。列宁亲自起草的决议草案，坚决反对“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①

10月12日，大会一致通过了根据列宁的直接指示起草的决议。但是实际上协会领导人的思想仍然不通。大会的俄共党团通过一个送交俄共中央的决议，决议一方面声明“按照党的纪律”服从中央的决定，同时又要求中央在下届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缓执行合并的决定，认为让协会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要向党的下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问题被提交俄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全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草案，规定协会在科学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合并，而在艺术领域则保持自治，同时坚持俄共的领导作用。这一决定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关系趋于正常，挫败了协会领导人的分立主义倾向。

引起列宁严重不安的另一个问题是统治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波格丹诺夫主义。1918年以后，波格丹诺夫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如《科学和工人阶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科学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任务》、《组织科学概论》等等，大肆鼓吹马赫主义。波格丹诺夫把存在和意识等同起来，宣称物理世界是“集体人类”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他把这种观点推广到艺术领域，认为艺术不是用艺术形象反映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而同样是用“生动的形象”“组织”人类的经验，他在《无产阶级和艺术》中写道：艺术就是“通过生动的形象组织社会经验。因此，它是组织集体力量的最强大的武器，而在阶级社会中则是组织阶级力量的最强大的武器”。

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得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条重要理论——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化。他们认为，既然艺术是用“生动的形象”“组织”人们的社会经验，而这种社会经验各个阶级又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阶级在文化艺术上是不可能继承关系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是同过去一切阶级的经验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更不可能同过去时代的文化艺术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这套理论指导下，他们认为，“吸取资产阶级文化是不可救药的倒退”，“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在精神上同过去决裂”；主张“把资产阶级文化当作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弃”——总之一句话，“不需要继承的联系”。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有人竟然说：“我们需要的不是由别的阶级为别的目的建造的旧房子，这种房子充满着异己的情绪，我们在胜利后的目前只是暂时寄居在这里。不，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自己的房子，在这里每一块砖头都是泥瓦工自觉地砌上的。”幸而他们还同意“暂时寄居”，否则只好

立即去做社会主义时代的“穴居野人”了。

《未来》杂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地主作家或者官僚官吏能写出什么对共产主义有价值的和有教益的东西呢？”1918年索斯诺夫斯基就在《真理报》（12月27日）发表文章，以俄国著名诗人茹柯夫斯基是沙俄国歌《天佑沙皇》的作者为理由，反对出版他的全集，接着彼得斯也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响应，说除茹柯夫斯基外，还出版了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而“所有这一切目前都是多余的，甚至是不能容许的”。他们的错误论调受到克鲁普斯卡娅的批驳，她在《没有根据的担心》一文中指出，现在害怕茹柯夫斯基的政治影响是可笑的，是把工人当傻瓜看待。按照他们的逻辑，实际上就应该把图书馆统统摧毁，把十月革命前的书籍统统烧掉。她针锋相对地声明，出版某古典作家有才华的小书要比出假冒“无产阶级”的文集好得多！

正是针对波格丹诺夫主义的复活，列宁在1920年秋再版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他在同邦契-布鲁也维奇谈话时明确指出，由于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加紧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出第二版尤为必要。此书收入了涅夫斯基根据列宁委托而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列宁在第二版序中特意介绍说：“涅夫斯基同志不仅是一位宣传家，而且特别是一位党校工作者，因此，他有充分的可能确信，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①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5页。

针对数年来颇为风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反复强调了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①

过了几天，列宁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直接批判了“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等等“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企图”，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②

由于协会领导人对中央的决定思想上有抵触，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1920年俄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封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使中央的观点直接同广大协会会员和工人群众见面，使他们摆脱协会领导人的有害影响。此信委托季诺维也夫起草，克鲁普斯卡娅作了许多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② 同上书，第362页。

重要修改，最后经列宁审定，于12月1日在《真理报》上公布。

俄共中央《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是一个重要文献，它再次确认了协会加入教育人民委员部，接受它的领导的方针，批评了协会在十月革命后坚持“独立”的错误，指出协会让社会异己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让未来派、颓废派、唯心主义哲学家等等把持了一些地方的协会事务。信中尖锐指出，“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外衣下，把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马赫主义）奉献给工人。而在艺术领域，则在工人中间培养了一种荒唐的、不正常的趣味（未来主义）。”中央的信揭露了这些人的历史面目，指出他们就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醉心于造神派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的知识分子集团。正是这些人妨碍了工人们走上真正无产阶级的自由创作的广阔道路。俄共中央向工人群众解释说，“中央不仅不想限制工人知识分子在艺术创作领域的主动性，相反地，中央要为他们创造更为健康正常的环境，使他们有可能卓有成效地影响整个艺术创作事业。”

此信公布后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决定改组协会的工作。主席列别捷夫-波梁斯基不同意这一决定，宣布退出协会。普列特涅夫当选为协会主席。

一年后，政治局在1921年11月22日作出的决定中，对这封信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去年的那封信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这些人现在已在所谓‘集体派’的特殊政纲中公开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并且一年半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是反对他们的。”

从1920年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已开始衰落，但是其理

论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在实践中遭到破产的理论。1922年秋，又在报刊上挑起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新的争论。

1922年9月27日，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发表《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列宁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即在报纸上对文章作了评注，寄给《真理报》主编布哈林，责问他为什么要刊登这种用各种炫耀博学的时髦字眼来虚张声势的昏话，指出“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要编辑部给予批驳。^①

接着《真理报》和《消息报》先后发表了十来篇论争性的文章。党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著名活动家雅柯夫列夫、克鲁普斯卡娅、斯切潘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都参加了争论，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同时也对某些问题进行了商讨，作了相互补充。普列特涅夫也发表了两篇文章进行答辩。

在这些文章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雅柯夫列夫的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是受列宁的委托，根据列宁对普列特涅夫的文章所作的批注的精神写就的。文章写作过程中，列宁曾多次接见雅柯夫列夫，同作者交谈，并审阅了原稿。可以认为这是一篇表达了列宁观点的文章。

普列特涅夫在文章中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规定了一个特殊任务：“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列宁在这句话旁边批了“哈哈！”两字。雅柯夫列夫指出，俄国是个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应侈谈“无产阶级文化”，而首先应当掌握资产阶级文化，具体点说，首先应当学会文明生活，

① 见本书第33页。

防止头上生虱、床上长臭虫，养成工后饭前洗手的习惯，不以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为荣，扫除文盲，消除官僚主义，等等。他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这真正‘落后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应当为‘资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当然，这些话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虚无主义而说的。无产阶级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取得资产阶级文化，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补充说，除了普及文化的任务，也应当研究高级的文化问题。

普列特涅夫宣称，“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得到解决。”对这段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论调，列宁批道：“十足的杜撰。”这段话充分暴露了他们在文化建设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第一，他们排斥了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劳动农民。其次，排斥所有其他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不懂得俄国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在农民中普及文化，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同样，他们也不懂得利用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要性，正如雅柯夫列夫所指出的，“在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靠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教授、工程师、国民教师的帮助，学会同愚昧无知作斗争并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这个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本身存亡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派妄想依靠他们所特选的人物，在与世隔绝的文化实验室，即他们的工作室里，用闭门造车的办法制造无产阶级文化。雅柯夫列夫讽刺说：“在普列特涅夫同志那里，无产阶级文化是某种象化学试剂的东西，它可以靠一批特选人物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曲颈瓶中取得。在他那里，新

的无产阶级文化成分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室中产生，其情景就象从前古代女神从大海的泡沫中出现一样。”这种办法使一些工人出身的诗人和艺术家，一旦落入工作室这温室之中，就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人民大众，失去了抵抗力，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俘虏，扩大形象派、印象派和未来派的队伍。

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一些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的诗作充满了机器主义、宇宙主义，只有对机器、马达、钢铁和星星、月亮的描写和歌颂，却看不到时代的主人——工人群众的生动形象。

无产阶级文化派到处乱贴“阶级”、“社会主义”之类的标签，甚至把自然科学也当作阶级现象。普列特涅夫在文章中就鼓吹什么“科学社会化”、“科学社会主义化”的口号，主张自然科学也要从本质、方法、形式、规模直至内容统统予以改造，使之“社会化”。雅柯夫列夫在反驳时指出，当前的任务不是玩弄什么“科学社会化”的空洞词句，而是“必需掌握所有同生产直接联系着的并且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资产阶级科学”，不是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为“科学社会化”的机关，当务之急是建立大学、工厂型实验室、厂矿学校等等，让广大工人能进入这些学校单位，掌握科学技术知识。

从二十年代开始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已每况愈下，协会和会员人数都在逐年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工人对协会领导人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感到失望而离去，另一方面，一些作家不愿在创作方法上受协会条条框框的束缚而退出协会，成立新的团体，如1920年有一批诗人分裂出去成立了新的团

体“打铁场”，接着“打铁场”又发起成立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俄普”，1920年）；后来又有“十月”社成立，并由它发起组织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等等。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已不是唯一的享有“无产阶级文化”的发明权和垄断权的组织了。1922年6月，协会副主席法伊迪什写道：“现在几乎每天都收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关闭的消息。组织消亡已成现实。”这时全俄只剩下二十二个协会（其中十二个还是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作室成员也从八万减少到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失去了它的群众性，变得越来越不景气。1925年，俄共中央组织局决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划归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管辖。1932年8月协会最后撤销。

* * *

无产阶级文化派反映了苏联建国初期在文化问题上的一股“左”倾思潮。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在发展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继承文化遗产，要不要利用其他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等重大原则问题同无产阶级文化派展开的论争，对我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本书收集了这场论争的资料，供研究参考。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有大量的论述，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批判过波格丹诺夫关于“无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文化”的谬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杜撰“无产阶级文化”的奇谈怪论的批判就更多了。鉴于列宁的著作比较容易找到，本书只收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直接有关的和新发表的著作。有关论争的资料，则尽可能多收一些，力求反映论争的全貌，反映出无产阶级文化派

的基本观点。但由于年代离我们较远，国内资料残缺不全，有些材料还有待于今后继续收集补充。为弥补完整资料之不足，在注释中介绍一些零星资料及背景材料，供读者参考。另两个文艺团体“打铁场”和“十月”社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有分歧，但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亦属无产阶级文化派之列，本书也适当收入它们的一些文献。

1979年3月